

王晋康 踮起脚尖看未来

文 张杰



王晋康

王晋康今年76岁,他的科幻小说有扎实的科学基础、深厚的哲学思想、宏大的想象,形成了苍凉沉郁、冷峻峭拔的风格,深受读者欢迎,被誉为“中国科幻的思想者”,与刘慈欣、韩松、何夕并称“科幻四杰”。

2024年3月,世界科幻领域最高奖项之一“雨果奖”公布入围名单,王晋康凭借《水星播种》入围。2024年8月,《中国作家》杂志刊发了他的科幻小说《行歌三叠》;同一时间段,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大会“未来之夜——让科技之光点亮网络文明”网络互动引导活动在位于四川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举行,王晋康也受邀出任嘉宾,活动间隙,笔者对他进行了专访。

绞尽脑汁给儿子讲故事 写出科幻小说获银河奖

王晋康年轻时曾在南阳新野五龙公社插队,1971年到云阳钢厂杨沟树铁矿当木模工,1974年调入南阳柴油机厂。1978年,他考入西安交通大学。毕业后回南阳,分配到石油机械厂,当上了一名机械制造工程师,按部就班地结婚、生子。

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是厂里的科研带头人,承担过国家级重大项目,获得过部级的科技进步奖,根本没想过会“弃工从文”。直到45岁,一个偶然的机会,将他引上了科幻文学之路。

“那时我的宝贝儿子10岁,每天晚上缠着我给他讲睡前故事,不睡他就不睡觉。”王晋康回忆,有一次,他一时想不起合适的故事,就自己编了一段,大致内容是:在200年以后,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大脑中嵌入了第二智能,这种第二智能非常强大,已经喧宾夺主,意味着机器人寄生在自然人的身体当中了。世界上只剩下两个自然人,一个是刚从太空返回地球的王亚当,一个是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,实际上他正是造成这个机器人时代的罪魁祸首。但是他后悔了,跟王亚当联手,两人费尽心血,想改变这种状况,却只能接受失败的结局。

儿子听完,很怀疑地问他:“这个故事真的是你自己编的,还是从书上看的?”王晋康说:“是我自己编的啊!”儿子说:“这个故事好,比书上写得还好!”

王晋康说:“难得被儿子表扬,我就想下点功夫,把它写成文字。恰好赶上一个假期,有闲时间,当然在写的过程中,还是做了相当多的深化,这就是我的科幻小说处女作《亚当回归》。”

写完之后,他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投递,偶然在地摊上看见《科幻世界》杂志,便抄了杂志社的地址寄过去。很快收到编辑的回信,说刊物正打算转型,读者定位将是小学生,这篇小说里有些情节不太合适,问他能否删改?王晋康痛快地答应了修改,篇幅压缩了一半,但寄过去删改稿时,他也告诉编辑,修改后的稿件没有原稿的味道了。编辑

经过慎重考虑,最终还是采用了原稿。1993年,《亚当回归》发表在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上,获得了第五届银河奖一等奖。

王晋康说,虽然自己是偶然闯入科幻文坛,但是这偶然中也有必然。他从小喜爱文学,大学念的是工科,却读了很多英美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,也认真地进行过文学写作练笔,工作后还写过武侠小说。另外一点必然因素,是他对大自然的喜爱和敬畏,“大自然有深层的机理,简洁、优美,让我们由衷产生虔诚的敬畏感。”无意间闯入科幻文学圈,则正好将王晋康对文学的喜爱、对科学的敬畏以及对科技知识的储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。

科幻文学不承担预言功能 但警示性的观点引人深思

处女作发表后,王晋康并没打算继续写下去,因为工作太忙了。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的编辑写来催稿函,王晋康感念他们的知遇之情,便又挤出时间写了两篇小说。“时间如海绵,总能挤出一滴水来。平时构思成熟了几,几天、十几天的业余时间就能完成一个短篇。”这两篇小说也都顺利发表了,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,沿这条路坚定地走了下去。50岁时,他提前退休,一方面因为父亲病重需要人照顾,另一方面就是想静下心来写科幻小说。

王晋康曾谈到,上世纪90年代,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:一是1996年克隆羊诞生;二是1997年一台名为“深蓝”的计算机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·卡斯帕罗夫。“我

认为这两件都是划时代的大事,在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上,我代表中国科幻作家发言,便以此为主题。”

当时有很多人非常坚定地认为,围棋太复杂,计算机永远不可能战胜人类围棋选手。但王晋康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,他在1997年的一部科幻电影剧本《生命之歌》中,描写了未来的场景,讲述围棋领域机器人的胜利。

“但是我当时也没想到,这个场景在我有生之年竟然变成了现实。2016年,围棋世界冠军、韩国棋手李世石在与谷歌阿尔法狗(AlphaGo)电脑程序的大战中落败,让我想起当年自己写到的情节。这种失败会不会复制到其他领域,比如物理学研究?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王晋康说。

2016年,王晋康和量子泛娱影视公司合作,《生命之歌》被拍成科幻短片,获得了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真人短片奖、比利时根特电影节最佳短片奖。

一名优秀的科幻作家,是否可以和预言家画等号?比如有人注意到,在王晋康的小说《豹人》中,拥有非洲猎豹基因的男主角与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中国选手苏炳添高度相似——男主角是八名参赛选手中唯一的黄种人,进入男子百米决赛时是32岁,9.98秒这一成绩也是苏炳添经常跑出来的成绩。王晋康认为:“这纯粹是巧合,算不上预言。不过,在《豹人》这篇小说里,真正的预言还是存在的,比如我写到了用猎豹的基因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。这个构思蕴含着对现代科技的反思——尽管目前禁止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改良,但在未来,它终究是挡不住的,只是人类要提前思考和预防其负面后果。我觉得,科幻文学并不承担预言的功能,但其中一些警示性的观点,后来被证实了,这才是有意义的预言。”

自然界也是王晋康创作的源泉。“我从小就对生物感兴趣,喜欢观察蚂蚁、蜜蜂的习性,觉得特别神奇。大自然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整体,人类作为其中的一分子,要尽力维持这种平衡,需要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,去辩证地看待生命。”

他以自己的小说《养蜂人》为例,灵感来源于一本科学小册子《水母与蜗牛》,里面提出“整体论”的概念:一只蜜蜂什么也干不了,很多蜜蜂聚起来才能建蜂巢。人类也一样,一条神经元什么也不是,但很多条神经元进行复杂结合,就能产生人的意识。直到现在,没人能说清这个过程的深层机理,是人类认知的“黑箱”。《养蜂人》表面的情节是两名警察溯源追踪一桩科学家离奇自杀的案,而实际就是向读者展现这种自然界深层机理的震撼力。

启发年轻人走上科研之路 得到主流文坛关注和认同

这些年,王晋康遇到过十几位科学工作者,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、著名量子物理学家陈宇翱,他们当面向王晋康表达谢意:“王老师,我是看着您的科幻小说长大的,您的

科幻故事让我对科技产生了浓厚兴趣,所以投身于这项事业。”王晋康觉得,这样的支持和鼓励是对一名科幻作家最高的奖赏,比拿到什么大奖都让他更高兴。

常有人问王晋康,您的小说风格是否与工程师的职业有所关联?他的回答是:“基本没有。若硬说有,就是工程师的理性思维要求我对事物的描述必须清晰和准确,因为工程师在工作中不允许犯错误,我把这种严密的思维方式用在了写科幻作品上,自认为小说里出现的逻辑错误应该不是太多。”

在王晋康的科幻小说中,既有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展望,又有对科技异化的警觉。对于科幻与科学的关系,他曾提到一个很形象的说法:“写科幻,必须有一定广度的知识积累,但知识不用太深,以此做一块垫在脚下的砖头,就够了。我们站在砖头上,踮着脚尖使劲仰头看,能看多远就看多远。而很多深度钻研的科学家,也许会忘了抬头仰望。这可以算是科幻的行业本能和优势所在吧。”

王晋康还担任了中国科普作协科幻创作研究基地主任,他认为,科普与科幻是“同盟军”——有相同之处,那就是做科学的激情的吹鼓手;也有不同的地方,那就是科普把传播知识的正确与否放在了第一位。“国内科普能火出圈的不多,但也出现了曹天元的《量子物理史话》、王立铭的《上帝的手术刀》这样的优秀作品,相信以后会有更多优秀的科普作品出现!”他说。

王晋康也一直在通过对科学的理解、认知来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,他说:“科幻作家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,能远远地瞭望到大自然和生命的本质。经过日积月累,我后期写科幻小说时,常常有一种感觉——曾经被早年的我认为神秘复杂的事物,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和脉络清晰了。”

他的科幻作品也突破了类型文学的限制,具备纯文学特性,得到了主流文坛的关注。2019年5月,他的长篇小说《宇宙晶卵》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,这是该刊物创刊70年以来首次刊发科幻长篇小说。

王晋康还获得了2018年度银河奖终身成就奖,颁奖词这样描述道:“他是中国科幻的擎天巨擘,标志了一个科幻巨变的时代的到来。他用如椽巨笔构建中国科幻的雄浑大地,谱写关于人类、自然与宇宙的生命之歌,并在奇幻的想象之上,赋予其深刻的人文内涵。他是中国科幻的思想者,也是所有科幻作家的榜样。”

因为年龄原因,王晋康基本上已经不再创作,但偶尔还会写一两篇儿童科幻作品。最新的一部,他把两个孙子在深圳的生活写了进去。“儿童科幻的写作相对来讲比较轻松,因为不需要查阅很多科技资料,只要你时刻保持童心和世界的好奇心——而这正是科幻作家的本性。科幻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,就是破除孩子与科技之间的陌生感,在他们幼小心灵萌芽时浇上小小的一瓢水。”

王晋康访谈 互联网科技将会促成科幻小说下一个爆点

问:您认为写好科幻小说的关键是什么?

王晋康:科幻小说特别看重科幻构思的原创性,看重原创科幻构思的自洽和冲击力。在这一点上,和科学论文极端重视首发有相似性。比起其他类别的文学形式,科幻小说侧重面向未知和未来,对人类即将面临的现实进行预判,对即将作出的选择发出预警,并直接呈现选择之后的各种后果,由此表达人的忧患与期盼。如果小说中的科幻构思和科学成分比较重,比较奇崛,那么想要在繁杂的情节中始终保持逻辑,的确很费脑力。

问:请您谈谈您写小说时的状态。

王晋康:我一般是白天写六七个小时,晚上不敢写,因为失眠,写兴奋了就睡不着。每次构思长篇小说,我早起打腹稿,把梗概定下来,再按平常的作息时间去写。而短篇小说是构思成熟后直接动笔,一气呵成。

问:您是标准的“理工男”,是怎么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的?

王晋康:读书非常重要。我一生有三个阅读高峰期——第一个时期是小学毕业的那个假期,我大姐是图书馆管理员,我整个假期就窝在那里看书;第二个时期是大学的前两年,我因失眠只能放缓专业课程学习,读遍了西安交大图书馆的文学期刊;第三个时期是写科幻小说以后,读科幻文学和科学人文方面的书,同时通过写作不断地思考,提升自己的眼界,也对我的世界观改变颇多。

问:就写作来说,您对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有哪些切身体会?

王晋康: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在网上搜索到某个特定的、准确的信息时,那种兴奋、激动的感觉。从那之后,我在阅读时大量摘抄卡片的工作基本上被淘汰了。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极大便利了科幻创作,主要是开阔了作者的视野,提供了海量的信息。但同时我也觉得,凡事有利有弊,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知识碎片化,导致了作者的时间碎片化,不利于作者的深度思考。因此我想提醒年轻的作者,在尽情享受互联网便利的同时,也要在心灵上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问:刘慈欣的《三体》大获成功,有不少人认为,科幻文学的下一个爆点很可能跟互联网科技相关,您怎么看?

王晋康:互联网科技将会是科幻创作的下一个爆点,但还是要看“互联网科技”扩大为“泛人工智能”更合适。此前数千年的科技进步都是对人类体能的扩延,而泛人工智能则是对人类智能的扩延,它是堪比人类第一次使用火那样的世纪性突破,已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,而后续的改变会更加深刻。这个领域的深度和广度,是其任何题材——比如曾经的太空题材、环保题材,都无法比拟的。

问:人工智能已渗透到小说、剧本、论文的创作中,您认为它是否可以代替科幻写作?

王晋康:早晚而已。人工智能肯定不缺写作技巧,因为这些可以进行大量的高强度训练;更不会缺资料信息。它欠缺的有两点:一是鲜活的生活经历,这是一流小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,除非未来机器人进入社会,真正体验人类的生活;另一个是足够的想象力,恐怕还不能一蹴而就。但从长远来看,凡是人类能干的,人工智能肯定都能干,而且干得更好。其实最危险的是,如果人工智能变得无所不能,人类无所事事,那么我们的生存还有没有意义?这是需要警惕的。

(图片由王晋康提供)

王晋康

1948年生于河南南阳,著名科幻作家、高级工程师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类人》《蚁生》,短篇小说集《生命之歌》《七重外壳》等。曾获银河奖等奖项。

讲述

农村男孩来津打拼,成长为“网红”二手车商 我叫赵永亮

口述 赵永亮 采访 孙瑜

赵永亮这个名字很普通,不过,提起“天津亮哥”,在全国二手车行业则可以算是大名鼎鼎。他的抖音“粉丝”达到了171万人,几乎每段视频都能成为“爆款”。赵永亮是“80后”,生在河北农村,少年时来天津打工,凭着一股执着劲儿,白手起家自己创业,迈过了沟沟坎坎,一步步发展壮大。相信他的奋斗故事能激励更多的年轻人,去实现自己的人生。

14岁远行来到天津 踏踏实实学修汽车

1981年,我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农村。我父亲在天津打工,我也在14岁那年来到天津,投奔父亲。至今我还记得那天的窘态:背着一个装着化肥的旧编织袋,里面塞着铺盖卷,下车后两眼一抹黑,什么进站口、出站口,听都没听说过,绕了很久才出了火车站。面对眼前的车水马龙,自己都不敢过马路。没遇到来接我的人,傻乎乎地在车站广场忍了一宿,转天才见到父亲,被接到工地上。

我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,就是挣钱回家,盖房子、娶媳妇儿。在工地上,吃熬白菜、玉米窝头,干的活也特别累,夜里跟工友们一起住集体宿

舍,睡木板床。那时我可能还是岁数太小了,坚持了十几天,累得吃不消,父亲也心疼我,联系了一家位于民权门的汽车修理厂,让我去学徒,至少比工地上轻松些。修理厂给我安排了宿舍,比工地的居住环境强了不少。从小工开始干,给老师傅递工具,帮着卸轮胎、抬变速箱和发动机。

半年后,老师傅终于开始教我维修技术了。第一项技术,就是通过车辆故障判断毛病在哪儿。比如,汽车准备点火时发动机不能启动,老师傅告诉我:首先要检查分电器、火花塞、高压线等是否因为汽车淋雨或进水受潮,如果是,要把受潮件晾干,再发动。其次是检查火花塞是否损坏,如果有损坏,要更换新的火花塞。

从1995年到1998年,我边学边干,修过的车型有大发、夏利、桑塔纳、富康等。印象比较深的是修过一台130货车的发动机,修完装好,发现落下一个螺钉。估计是我把安装顺序搞错了,只好又花了半个多小时,把发动机拆了,再用一个小时重新装好。干活时,两手磨破皮、流血,都是常有的事。有一次我用榔头砸轴承,不小心砸到自己的手指上,鲜血直流,简单包扎一下,接着干。修理技术的提升要靠经验积累,修的车多了,会的自然就多了。

1998年,我换了一家修理厂打

工。不久后又去了一家位于振东物流中心的大修理厂,在那儿遇到了我的师父魏鸿奎。师父教会了我用科学的数据修车。举例说,过去我修发动机,要更换轴瓦时,由于轴瓦的薄厚不一样,得拿刮刀或活塞环去刮,装好后,只要发动机能正常运转,就算修好了。师父告诉我,应该先用工具测量得出数据,再按数据去刮轴瓦,才是科学的方法。

一晃五年过去,在大城市见了世面,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,不再光想着挣钱、盖房、娶媳妇儿了,而是萌生了自己开一家修理厂的念头。说干就干,我从汽修厂辞职,在大庄附近租下一间20平方米的厂房。说是修理厂,其实老板、大工、小工加在一起就仨人,一只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,就是个快修部。

初次涉足二手车领域 逐渐掌握了经营之道

我天天钻汽车底下干活,衣服成了大油包,一干就是三年。小修理厂搬到万新村附近,离万东小马路不远,那地方有一家二手车交易市场,因为我特别喜欢汽车,有时间就去市场里溜达一圈,认识了不少经营二手车的车商。这些人大多身穿“梦特娇”,脚蹬“老人头”,上午卖车,下午吃饭唱

歌,咱实话实说,确实羡慕,也有了做二手车业务的想法。

有一次来了个客户,要卖宝马二手车。我上门给他估了价,客户答应卖,但还想再问问。当时我不知道,之前他问过别的二手车商,而我估的价格,比人家高了7000元。结果,那个车商在我估价的基础上,多花了1000元,拿下那台宝马车。交易完之后,他开着宝马车来到我店里,让我帮他检查底盘,又让我换机油,话里话外地拿我找乐儿。其实我也无奈,收车经验不够,无意之举,给人家添乱了。这件事对我也是个刺激,立志一定要干好二手车这一行。

那天我在路边看到一台加宽加长的蓝色华利面包车,后挡风玻璃上贴着一个“卖”字,底下写着联系电话。我立即联系车主,双方谈妥,以7000元的价格收到了这台车。我对这台车进行了大修,最后卖了1.1万元。这是我收的第一台二手车。

那时候真是下了功夫,别人工作五个小时,咱十个小时,天天把收来的车擦得锃光瓦亮,下完雨车被淋脏了,马上擦,再下雨,接着擦。车轱辘都擦得干干净净,轮胎缝隙里连颗小石头子都没有。

以前二手车商喜欢去天津周边的县城、村镇收车,特点是车辆的公里数比较大,用得比较苦,但价格便宜,维修后有一定的利润空间。从2008年开始,二手车市场出现了变化,买车的人开始注重车辆的品质,也就是说,二手车也是好车,不是破车、旧车。据此,我改收在市里行驶的二手车,公里数比较小,车况相对较好,即便价格高一些,也容易出手。

随着买车、卖车数量的增加,我总结出了一些经验——二手车买卖其实是对人心的一种揣摩,有人喜欢

好的发动机,有人注重车况,也有人对车辆内饰情有独钟,要想想方设法满足客户的需求。挑选二手车时,要根据发动机的颜色、座椅、挡把、脚踏板的磨损程度,是否原版原漆,是否实表,是否出过事故、泡过水等状况判断车辆的品质、价格。另外,同行之间的竞争,拼的是信誉、服务,不能砸价、玩心眼儿,耍花活,公平竞争,和气生财,大家互相帮衬,这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。



赵永亮

遭遇市场起伏波动 最爱收藏经典老车

2013年,天津的机动车开始限号,这时我已经有了合作伙伴,外号“破烂王”的才哥,我俩手上一共四十多台车。我感觉天都快塌了,心里没底,因为车辆很难增加,谁还买二手车?天天睡不着觉。熬了两三个月,没想到好事临门,允许车辆备案后,车辆指标可以买卖。我们的车都备上册了,一下子挣了一百七八十万元,赚了人生第一桶金。这个过程就像坐过山车,虽然有惊无险,但也是险象环生啊!

2016年,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(简称国五标准)在京津冀地区实施,二手车业务又遇到了严冬。我几乎每天都在赔钱,最多一天赔了二十多万元,一个月赔了一百多万元。真

没法干了,心情糟透了。我跟才哥商量,爱怎么着怎么着吧!我俩开着车奔了西藏,一去二十多天,回来以后,继续努力!我琢磨着,没有任何生意、任何人,能一帆风顺,人这一辈子之所以精彩,正是因为经历过这些跌宕起伏吧!

2020年,我开始接触网络,在抖音开设了“天津亮哥说车”,才哥也开设了“天津锐达车行破烂王(才哥)”,发些汽车方面的视频,还开了直播,关注我们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多。

我特别喜欢老车,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皇冠、林肯等。这些车当年都是“天价”,能开上这种车,能坐上这种车,都是实力的象征。我干汽修时,如果遇上这么一台车,修好后试着开一圈,别提多高兴了。老车做工精致,细节令人回味,性能也特别好,经历多年,还能“存活”下来,还能上路,简直太完美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收到二手老车,修复好,我都不舍得卖,就自己收藏,成了一种“癖好”。

2021年,朋友介绍我在大港收购了一台车龄三十多年,但还能上路的凯迪拉克·弗利特伍德二手车,花了8万元。车顶子是皮质的,内饰和座椅保存得也不错。我一直有驾驶二手车去西藏的想法,于是不久后开始出发。途中遇到过车辆熄火、刹车失灵、轮胎漏气等故障,不过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人说“艺高人胆大”,咱毕竟是修车的出身,难不倒咱。整整27天在路上,终于完成了这次自我挑战。

从以前的三五台,到后来的三五十台,再到现在的两百多台;从以前的两三个人,到现在三十多人。该满足了?但人就是这样,没有满足,还想干得更大!我也庆幸,这二十几年一直没离开二手车行业,无论卖得好,卖得不好,挣钱也好,赔钱也好,我一直坚持着。未来我希望能干得更好。这就是我的前半生。我叫赵永亮!